



# 汤姆·索亚 历险记

THE ADVENTURES OF  
TOM SAWYER

[美] 马克·吐温 著  
姚锦容 译

名家  
全译本

For You

· \$ · 冒险小说经典 · \$ ·

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大师的儿童文学作品

充满童趣的冒险小说，以小镇一桩杀人命案  
表现少年战胜恐惧，揭发罪犯，保护无辜镇民的勇敢和美好心灵

# 汤姆·索亚历险记

*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*

全译本 · 外国名著典藏书系

—— [美]马克·吐温 著  
姚锦镕◎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汤姆·索亚历险记 / (美) 马克·吐温著；姚锦镕  
译。—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15.9  
(全译本·外国名著典藏书系)  
ISBN 978-7-201-09678-0

I. ①汤… II. ①马… ②姚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  
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1572 号

全译本·外国名著典藏书系  
**汤姆·索亚历险记*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出版人：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)

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69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：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

字数：140千字

定价：25.80元

# 目录

|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  | 贪玩淘气的小汤姆   |
| 009 | 第二章   | 刷栅栏挣外快     |
| 016 | 第三章   | 天上掉下了位小天使  |
| 022 | 第四章   | 主日学校里大出风头  |
| 033 | 第五章   | 铁钳甲虫大闹祈祷会  |
| 038 | 第六章   | 汤姆“病”得不轻   |
| 051 | 第七章   | 不欢而散的幽会    |
| 057 | 第八章   | 好个威风的“罗宾汉” |
| 063 | 第九章   | 坟地凶杀案      |
| 071 | 第十章   | 野狗冲谁而吠     |
| 078 | 第十一章  | 良心受谴责      |
| 084 | 第十二章  | 良药风波       |
| 089 | 第十三章  | 孤岛历险       |
| 097 | 第十四章  | 军心不稳       |
| 103 | 第十五章  | 夜探姨妈       |
| 108 | 第十六章  | 小伙伴们想家了    |
| 114 | 第十七章  | 雷雨之夜       |
| 118 | 第十八章  | 参加自己的葬礼    |
| 123 | 第十九章  | 好灵验的梦      |
| 132 | 第二十章  | 姨妈的心软了     |
| 135 | 第二十一章 | 英雄救美       |
| 141 | 第二十二章 | 考试闹剧       |
| 148 | 第二十三章 | 难熬的假期      |
| 151 | 第二十四章 | 出手相救冤屈人    |

- 158 第二十五章 心有余悸
- 160 第二十六章 挖宝记
- 168 第二十七章 金币落到了强盗手里
- 177 第二十八章 跟踪追迹
- 180 第二十九章 夜遇印第安人乔
- 184 第三十章 哈克救寡妇
- 192 第三十一章 汤姆和贝基失踪了
- 200 第三十二章 山洞历险
- 210 第三十三章 印第安人乔在山洞里
- 213 第三十四章 天网恢恢
- 223 第三十五章 “哈克有钱了！”
- 226 第三十六章 大富翁加入强盗帮
- 231 尾声



## 第一章

# 贪玩淘气的小汤姆

“汤姆！”

没人答应。

“汤姆！”

没人答应。

“怪哩，这孩子倒是怎么啦？汤姆，你在哪儿呀？”

还是没人答应。

老太太把眼镜往下拉了拉，从镜架上打量一番房间，再把眼镜向上推了推，又从镜架下看了看外面。像小孩儿这样的小东西，她很少或压根儿不用眼镜去找。她戴眼镜完全是为了“派头”，起着装饰作用——你看这眼镜多有气魄，让她内心感到无限自豪。她的眼力是一流的，鼻子上哪怕架上的是火炉盖，东西照样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此时她显得有点儿不知所措，说起话来倒算不上严厉，但嗓门很高，高得连家具也能听清楚：“没错，要是你让我逮住，看我准……”

她没把话说完，只是弯着腰用扫把一个劲儿往床底捅，边捅边喘粗气，可除了惊扰了一只猫，她一无所获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！”

她来到敞开着的门前，站在门里，目光朝院子里番茄藤和曼陀罗<sup>①</sup>草丛扫视。汤姆不在那里。她便把嗓门提得高高的，这下大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喊声了：“汤姆，我说的是你！”

她的身后响起轻轻的响声，她急忙转过身，一把抓住一个小孩儿的紧身短上衣的衣角，这下对方休想逃走了。

“嗨！我该想到房间里的衣柜才是。你躲在这儿干吗？”

“没干吗。”

“没干吗？瞧瞧你这双手，再瞧瞧你那张嘴。满嘴角沾的倒是什么玩意儿？”

“姨妈，我说不上。”

“我可知道。不是果酱是什么？我跟你说过不下四十遍了，要是再动那果酱，看我不剥你的皮。去把鞭子给我拿来。”

鞭子被举得老高，眼看就要大祸临头。

“哟！瞧你背后，姨妈！”

老太太以为有什么险情，慌忙转过身，撩起裙子，小家伙借机拔腿就跑，纵身跳过高高的栅栏，眨眼间不见了踪影。波莉姨妈目瞪口呆地站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轻声地笑将起来。

“该死的小家伙，我怎么就没吸取教训呢？瞧他老来这一套，这次我怎么没提防又被耍了呢？不是吗，人老硬是学不了乖，真是应了老话：老狗学不了新把戏。天知道，他的鬼花样天天翻新，谁知道接下去他还会使出什么新花招。他可懂得火候哩，知道怎么不玩过了头，免得惹我生气，怎么逗我开心，让我消气，这下又来这一套，知道我不会揍他。说实在的，还是怪我没尽到管教的职责。《圣经》说得好，孩子不打不成器，这才是大道理。我知道自己这是在作孽，害得彼此都受罪。他都成了小流氓了。全怪我。他是我那死去的姐姐的孩子，可怜的小家伙，我又不忍心揍他。可每次放过他，我的良

<sup>①</sup> 一年生草本植物，叶呈卵形，花白色，花冠像喇叭，果实表面多刺，全株有毒，花、叶、种子等可入药。



心又感到不安。打他吧，我这颗老迈的心疼得不行，下不了手。得了，得了，人都是女人生的，命本就不长，苦难却不少，《圣经》就是这么说的，这话说到了家了。要是今儿下午他要逃课，明儿就让她干活，好好教训他一顿。要是挨到星期六，别的孩子都在休息，那时再让他干活，万万办不到。他呀，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干活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尽尽职，非让他干点儿活不可了，要不可就毁了这孩子了。”

这天，汤姆果然逃学了，而且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阵子。他回家正赶上帮助黑人小孩吉姆在晚饭前锯好第二天用的柴火，还劈好引火柴，不过那活儿四分之三都是吉姆干的。当然，他也没忘把自己的奇遇都告诉吉姆。汤姆的弟弟（确切地说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）锡德已干完份内的活（收拾碎柴片儿）。他是个文静的孩子，不会做什么危险的事儿，也不会惹是生非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一有机会汤姆就偷糖吃，波莉姨妈问他一些刁钻而深奥的问题，设法套出他又干了什么坏事。像许多头脑简单的人一样，她有很强的虚荣心，自以为天生别具一套能耐，一眼识破别人无法破解的奥秘。她问：“汤姆，学校里挺热的吧？”

“是挺热的，姨妈。”

“热得不行吧？”

“是热得不行，姨妈。”

“你没想到过去游泳吧，汤姆？”

汤姆只感到浑身一阵惊慌，既难受又疑虑。他仔细打量波莉姨妈的脸色，但看不出什么来，便说：“没想过，姨妈……可不，很想。”

老太太伸出手，摸了摸汤姆的衬衫，说：“可你这会儿并不很热。”

她已发现那衬衫是干的，而别人却看不出她这么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，对此她感到十分得意。不料，汤姆已看穿了她的用意，便来个先发制人：“我们几个在水龙头下淋了淋脑袋，我的头发这会儿还湿着呢，看见没有？”

波莉姨妈一想到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一茬，把大好机会给错失掉了，顿时感到很是懊恼。不过，她灵机一动，又想出新招来：“汤姆，淋脑袋的时候，你没解下我给你缝的衬衫领子吧？把外衣解开！”

汤姆的脸上顿时没了焦虑的神色，他解开外衣。他衬衫领子还好好地缝在上面。

“得了！好吧，你去吧。我认定你一准儿逃了学游泳去了。不过，这回我不计较，汤姆。我看你呀，就是一只人说的毛被烧焦的猫——外焦里不焦，至少这回是这样。”

她既为自己的招数没有奏效感到遗憾，同时又为汤姆这一回还算听话而感到快慰。

可锡德说：“得了吧，我记得你给他缝领子的线是白的，可如今都成黑线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，我那是用白线缝的！汤姆！”

可汤姆没有理会，拔腿就跑，到了门口，他冲锡德说：“锡德，你这是欠揍。”

汤姆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停下脚步，检查起插在外衣领子上的两枚粗针，针上还绕着线——一根是白线，另一根是黑线。他说：“要不是被锡德说穿，她是不会看出破绽来的。讨厌！她一会儿用白线缝，一会儿用黑线，把人都搞糊涂了，要是单用一种颜色的线就好办了。我发誓，为这事非要教训锡德一顿不可。我说到做到。”

他算不上是村子里的乖孩子，可他对如何做个乖孩子心知肚明，而且对他们讨厌透顶。

不出两分钟，也许还不到两分钟，汤姆早已把那些烦恼事丢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像大人那样，有了烦恼就会念念不忘，痛苦不堪，而只是因为这会儿一件新鲜又有趣的事强烈地吸引了他，使他一时间把烦恼事丢到了脑后——凡人遇到新的兴奋事时往往把痛苦忘掉。这新鲜而有趣的事便是一种既新奇又有趣的吹口哨法，是他刚从一个黑人那里学来的，他正想着找个没人打扰



的地方练它一练呢。这种口哨能吹出一种独特的鸟声，吹的时候把舌尖顶着上颚，就能发出断断续续如流水般清脆的颤音——诸位读者都记得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有过这段经历。汤姆拼命地练，专心地学，很快就掌握了诀窍。于是，他在大街上迈开步子，嘴里发出悦耳的口哨声，心里洋溢着感恩之情。那高兴劲儿活像是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天体。毫无疑问，那兴奋劲儿比天文学家还要强烈，还要深沉，还要纯真。

夏天的黄昏很漫长。天还没有黑。这时汤姆猛地停止了吹口哨。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位陌生人——身影比他要大的男孩子。在圣彼得斯堡<sup>①</sup>可怜的小村子里，一旦来了一位陌生人，不论他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小，都会引起大家强烈的好奇心。这位新来的男孩子衣着讲究——在平常工作日，这样的打扮算是够讲究的了，不能不引得大家万分惊讶。他头上的帽子相当精致，蓝色上衣又新又漂亮，扣子扣得紧紧的，显得干净利落，裤子也不例外。脚上还穿着鞋子哩——今儿可是星期五呀。<sup>②</sup>他甚至还打着领结，很漂亮的缎子领结。他那一股子城里人的气派让汤姆看得很不是滋味。他越瞧对方这身鲜亮的古怪打扮，鼻子翘得越高，同时也越发感到自己的穿戴寒酸破烂。两个孩子谁也不吭声。一个挪一步，对方也挪一步，但只是朝身旁挪，彼此绕着圈子，面对面，眼对眼，盯着对方。最后还是汤姆开了口：“我可要揍你！”

“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。”

“哼，我可要动手啦。”

“我看你不敢。”

“我敢。”

“不，你不敢。”

<sup>①</sup> 美国佛罗里达州西部城市，临墨西哥湾的坦帕湾，气候温暖，有“阳光城”之称。

<sup>②</sup> 旧时美国农村的孩子除了星期日，平时往往不穿鞋子。



“我敢。”

“你不敢。”

“敢。”

“不敢！”

令人难堪地停顿了一会，汤姆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兴许你管不着吧？”

“管得着，我偏要管。”

“行，管来看看。”

“你要是再说废话，我就要管了。”

“我就说，就说，就说。你动手吧！”

“哼，你以为自己了不起吧，是不是？要是我想，我可以一只手绑在身后，一手就搞定你。”

“好哇，干吗不动手？你不是说敢吗？”

“行！要是你要我，看我敢不敢。”

“像你这样空口说大话的人我见得多了。”

“好个自作聪明的家伙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哦，瞧那帽子多难看。”

“难看也得看，谅你也不敢摘下它。谁要是敢动它，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“你吹牛。”

“你吹的牛也不赖。”

“你是只会动嘴不敢动手的吹牛家。”

“我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。”

“给我听好了，要是再跟我说粗话，看我不拿石头砸你的脑瓜子。”

“你倒要试试。”

“我当然会试。”

“那你干吗不动手？干吗光动嘴巴就是不动手呢？我想你是



怕了。”

“我才不怕哩。”

“你就是怕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

“怕。”

又是片刻停顿，彼此再次大眼瞪小眼，兜着圈子，然后肩对肩顶了起来。汤姆开了口：“滚开！”

“自个儿滚开。”

“我不。”

“我也不。”

两人就这么站着，双腿叉开，像只支架，撑在地上，双方怒目而视，推推搡搡，可谁也占不了上风，结果两个人斗得汗流浃背，满脸通红，这才小心翼翼慢慢地松了劲儿，汤姆才说：“你是个胆小鬼，是条小狗。我要叫我大哥哥来对付你。他只要动动小指头儿就能收拾你。我会让他这么做的。”

“谁怕你的大哥哥？我也有哥哥，他比你的哥哥还要厉害。他能把你的哥哥扔过栅栏去。”（这两个哥哥都是瞎编出来的。）

“你尽说大话。”

“你说的也是大话，不算数。”

汤姆拿大脚趾在泥地上画了一条线，说：“你要是敢跨过这条线，我就要揍得你趴在地上爬不起来。看谁敢试，都要落到同样下场。”

新来的孩子听罢立即跨过了线，还说：“你不是说要揍我嘛，动手吧。”

“别来逼我，给我当心点儿。”

“你不是说要揍我吗，怎么不动手？”

“好哇！拿两分钱来，我准揍扁你。”

新来的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两枚大铜子儿，伸出手，带着嘲弄的



神色递了过去。汤姆一巴掌把铜子儿打落在地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个孩子像两只小猫，立即在泥地上扭成了一团，翻来滚去，又是揪头发，又是扯衣衫，又是抓鼻子，落得个个成了泥猴子，还挺得意哩。很快成败就有了结果。汤姆从战尘中露出身子，只见他直挺挺地骑在那新来的孩子身上，双拳狠擂着对方。

“快求饶吧！”他说。

那孩子竭力挣扎着要脱身，嘴里一个劲儿哭哭嚷嚷——主要是被气的。

“求不求饶？”说着，汤姆的拳头一个劲儿落下去。

最后那陌生的孩子喘着粗气，说了声“饶命”，汤姆才放开他，让他站了起来，并说：“这下你可知道厉害了吧，下次最好看清楚了，你这是在要哪个。”

新来的孩子拍着身上的尘土，抽抽搭搭，晃着脑袋，不时回过头来威胁汤姆说，下次被他撞见，准要收拾他。汤姆只嘲弄地报之一笑，就得意洋洋地转身离去。他刚转过身，那陌生的孩子突然捡起一块石子儿扔了过来，击中了汤姆的后背，接着他赶紧转身，像只羚羊逃之夭夭。汤姆拔腿就追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，直追到了他家门口，这样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。汤姆在他家门口守了老半天，就是不见那个冤家出来，那冤家只是在窗口朝他做鬼脸，拒绝出战。后来，冤家的妈妈出现了，她骂汤姆是邪恶的小坏蛋，没教养，呵斥他滚开。汤姆只好离开，临走时说他是不会放过那孩子的。

晚上，汤姆很迟才回到家。他小心翼翼翻窗进家时，不料中了姨妈的埋伏。姨妈一见他衣服的惨状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，星期六非要让他干重活不可了。



## 第二章

# 刷栅栏挣外快

星期六早晨就要到了。夏天，大千世界一片明朗清新，处处生机勃勃。人人心里都唱着歌儿，倘若你有一颗年轻的心，这歌声就会从嘴唇上流露出来。人人脸上都喜气洋洋，每一个步子都轻盈矫健。洋槐树花满枝头，芳香扑鼻。

村子远处，高耸着的是卡迪夫山，山上草木青葱，远望恰如怡人的绿洲，朦胧、静谧而引人入胜。

汤姆拎着石灰桶，拿着长柄刷子，来到路边小道上。他打量一番栅栏，满心的欢喜一扫而光，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悲伤。那可是一排长三十码、高九英尺的栅栏！他只觉得人生变得一片空虚，像是身上压上重重负担。他唉声叹气，用刷子蘸了蘸石灰水，从栅栏顶部刷了起来。他来来回回刷了一遍又一遍，可剩下那一大片未刷的地方一眼望不到边，相比之下，刷过的部分实在太微不足道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灰意冷，不由一屁股坐到护木箱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吉姆一手提着洋铁桶，一蹦一跳从大门跑了出来，嘴里还哼着《布法罗的姑娘》哩。过去，在汤姆心目中，从镇上泵站拎水是件十分讨厌的活儿，可这会儿他不这么想了。他不由想到，泵站里聚着许许多多小伙伴，男男女女，有白人的孩子，有混血儿，还有黑人的孩子。他们排着队等着，有休息的，有交换玩具的，有吵架的，有打闹的，有嬉

汤姆接着石块桶，拿着长柄刷子，来到路边小道上。他打量一套栅栏，满心的欢喜一扫而光，不禁涌起一股深深的悲伤。





戏的,不一而足。他记得,那泵站离家虽说只有一百五十码,可吉姆拎一桶水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,有时甚至还得有人去催他。想到这里,汤姆便说:“我说,吉姆,你来刷栅栏,我去提水吧。”

吉姆摇了摇头,说:“哪能呢,汤姆少爷。老太太吩咐过了,让我快点儿把水拎回来,不可半路上跟别人玩。老太太还说,她料到汤姆少爷会要我替他刷栅栏,所以吩咐我路上别耽搁,管好自己的事——她说,刷栅栏的事儿她会亲自过问的。”

“千万别听她的,吉姆。她就爱这么说。把水桶给我,我要不了一分钟就回来,她发觉不了。”

“噢,汤姆少爷,不行。老太太会揪下我的脑瓜子的。她说到做到。”

“她吗?她从不揍人——大不了只是拿着顶针在人家头顶上比划比划。你说,谁怕这个呢?别听她话说得厉害,这伤害得了谁?只要她不哭哭闹闹就万事大吉了,吉姆。我送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玩意儿——一颗白色弹珠子。”

吉姆犹豫起来了。

“白弹珠,吉姆,那可是顶呱呱的弹珠子。”

“老天爷!我说,这果真是天大的好东西!可汤姆少爷,我真的怕老太太哩。”

“还有,要是你愿意,我可以把自己发了炎的脚指头让你看看。”

吉姆毕竟是个凡人,这话太让人动心了。于是,他放下水桶,拿过白弹珠,然后弯下身子仔细地看着汤姆解开脚上的绷带,露出那发了炎的脚趾。忽然,他感到屁股一阵火辣辣地疼痛,但他顾不得疼痛,拎起水桶飞快地拔腿就跑。紧接着,汤姆又使劲地刷起了栅栏,而波莉姨妈一手拿着拖鞋,双眼洋溢着得意的神色,撤离了“战场”。

汤姆的劲头儿没维持多久。他想起今天打算做的好玩事儿,倍感心酸。那些无拘无束的孩子们会打这儿经过,去玩各种各样有趣

的游戏，他们会因为他得干活而取笑他。一想到这里，他的心便火烧火燎地难受。他掏出自己的宝贝来，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来——几件玩具，几颗弹珠子及一些破破烂烂的玩意儿。用这些东西收买人家替自己干活也许还能凑合，可要是换来哪怕是半小时的真正自由怕是还差大半截哩。于是他把这些可怜的东西放回口袋里，打消收买孩子的念头。就在这看来绝望而黑暗的时刻，他心头猛生出一个绝妙的主意！顶呱呱而非同寻常的主意！

汤姆拿起了刷子，不动声色地干起活儿来。这时候，本·罗杰斯来了。在一帮男孩子中，汤姆最怕的就是被他嘲笑。你看他一蹦一跳地过来，一眼就看出，他这时正兴高采烈，满怀着期望。他嘴里啃着苹果，时不时吹着悠长的口哨，煞是动听，接着又是一阵“叮咚咚，叮咚咚”声，分明是在模仿汽船声。“汽船”驶近了，放慢了速度，到了街中央，“船身”往右一侧，慢慢地来了个大转弯，显得挺认真，挺费劲，因为他这是在模仿“大密苏里号”船，把自己当作是吃水九英尺的大船。他身兼汽船、船长和汽笛的重任，所以想象中自己身处上层甲板上，要对他人发号施令，自己又要听令执行。

“停船，伙计！叮——铃——铃。”于是“船”几乎停了下来，慢慢地向人行小道靠了过来。“掉转船头！叮——铃——铃。”他的手臂绷得紧紧的，笔直伸出，紧贴在身体两侧。

“右舷向后！叮——铃——铃，呜——呜——呜！”他说着，右手煞有介事地画着圈，表明那是艘40英尺的大舵轮。“右轮倒船！叮——铃——铃！呜——呜——呜！”他的左手画出一个个圆圈。

“右舷轮停！叮——铃——铃！右舷轮停！左舷轮停！右舷轮向前！停！外舷轮慢慢转过来！叮——铃——铃！呜——呜——呜！抛前缆绳！快！喂——抛后缆绳——我说，你这是干吗？把缆绳在船桩上绕它一圈！就这么着——松手！熄火，伙计！叮——铃——铃！”

“唏，唏！唏！”（他这是在模仿试水位旋塞发出的声音。）

汤姆径自埋头刷栅栏，没去理会“汽船”。本盯着他好一会儿，